名家

上阳台

□王祥夫

以前的城市里可以养鸡，早上起来到处都可以听到“喔喔喔喔、喔喔喔喔”一片鸡啼，人们习惯把鸡啼叫作“鸡打鸣”，意思是鸡一叫天就亮，当然这打鸣的必是公鸡，母鸡也偶有打鸣的，却会被认为是不祥，一般情况是这只会打鸣的母鸡会被马上宰掉吃肉。

母鸡的好处就在于它能不停地生蛋，而公鸡的好处就是早上打鸣，人们都说太阳是被公鸡打鸣打出来的，一如明朝人朱元璋所说的“鸡一叫，尾一翘，鸡两叫，尾两翘，三叫唤出太阳来，扫除残星满天明”。足见鸡的重要性，但是有些地方并没有鸡，但太阳也照样会冉冉地再次升起来，所以我们这边有一句话是“鸡不叫太阳也出来”，还有一句话更加深入，“离了郑屠户也不吃你带毛的猪。”这句话是告诉人们谁离了谁都可以，不要以为离了你天就会塌，这似乎是一种民间化的历史总结。说到养鸡，好像也没有什么明文的规定不让城市里的人们养鸡，但近几年城市里的鸡确实是很少了，一是很难在城市的早晨听到“喔喔喔”的鸡叫；二是也很难听到母鸡下过蛋不停表功一样的“咕哒哒哒，咕哒哒哒”的不停地叫。乃至现在的城市人一旦忽然听到鸡叫还会觉得亲切，人与鸡与猪的关系其实是最亲密的。汉字的造字里，“家”字就是家中有一头猪。

鄙人收藏有一个汉绿釉的厕所模型，好像叫它模型也不对，应该叫它随葬器或冥器，就是那么一个下边是一个坑而上边是一个露天而无房顶只有三堵墙的厕所，而厕所下部的坑里却有一头猪，那猪便可说明至少是在汉代人们就有养坑猪的习惯，坑猪的习惯主要是吃人们拉的屎，至少是在解放后许多地方还养有坑猪，人们一听说是坑猪的肉就会面露嫌弃之色。

城市里养鸡现在不多见了，城市里现在是高楼林立，即使是农村，因为旧村改造农民也大多住进了高楼，人们只觉得这个好，但住在和城里人一样的高楼里给农民带来了多少的不便是许多人想不到的。记得前年我去某乡下的新农村参观，其中的一个重要节目就是参观农民的新居。也就是有电梯的那种高层，我因为在下边跟一位老农民说话，问他一些现在关于种地的事，上楼晚了一步，等我上楼的时候却恰好有人跟着进电梯，他进电梯且不说，他还赶着两头小猪。

这是一件极为奇怪的事，我问他怎么会搞两头小猪进到电梯里来。他说现在住他妈这种房子真是麻烦事，他是刚刚搬来的，家里的猪生了小崽，他想留下两头养大了过年杀了吃肉。所以只好养在楼上的阳台上。两头猪和我一起上电梯在我还是头一次，这未免让人觉得有些意外，但我想这也可以算是新农村新气象之一，而那两头猪，我觉得它们也是千幸万幸，它们也算是跟着新的政策一下子走进了极为新鲜的时代，乘上了电梯。关于鸡，我想新农村的那些新农民也会把它们养在阳台之上，而且还会不少，到了早上“喔喔喔喔、喔喔喔喔”的一片叫声想必会很热闹，但给人的感觉却不会是那么愉快。 这倒让我想起我见过的乡下养鸡，就在土窑洞门两边的墙上挖几个方方的小洞，鸡就安住在里边，这种鸡住的地方叫作“塒”，这个字很有意思，土字旁再加个“时”，查查《新华字典》：“塒，古代指在土墙上凿洞制成的鸡窝，组词：塒鸡 鸡塒。” 鸡住的地方叫作塒，也于此可见鸡自古就起着报时的作用。可现在，它们却住在高楼的阳台之上。

有一阵子，我手机的铃声就是公鸡的打鸣，手机一响，“喔喔喔喔、喔喔喔喔”我的脑子就总会一亮，就像是一下子又到了清晨，窗外的薄雾正在消散，阳光已照在窗边的西墙之上。

（**王祥夫**：著名作家、画家，鲁迅文学奖得主。）

情感

书若甘露浸梓乡

□廖兴友

山高水沧，流泉淙淙，进入大地，滋养生命；进入江河，成为血脉，汇聚大海，胸怀广阔。书谓之海，书海无涯。

当今的大学、书店、图书馆、城市社区，是不缺书的。现在的乡村也不缺书。缺的是读书人，以及读书人读书的兴趣。

五月樱红芳菲尽，幸福最是阅读人。其实我每天都在尽力阅读。4、5月我也会多买几本书，多读几本自己喜欢阅读的书。

也许是年幼时，太缺乏阅读的滋养，长大后，有自我支配能力了，就想着把什么书都搬回家。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从成都到眉山，从眉山到乐山，从乐山到德阳、绵阳，走到哪里，书就跟到哪里。几年前，我从媒体转行回到家乡工作，简单盘点，所购图书已近万册。

其实，每次逛书店，我总有一个很“野心”的想法。恨不得把整个书店都搬回家。朋友笑话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但是，借书总是想着还，事情多的时候，给了钱，未读完，总觉不痛快。于是还是勒紧裤腰带买回家。

夫人和女儿也是读书达人，阅读量是极大的。要不了多久，读过的书就是一大箱。特别好的，夫人留用，稍不顺眼的，就当废纸卖掉。一次，夫人正欲把留用以外的图书淘汰掉，我说莫忙。我要带回乡下。夫人问带回乡下干啥？我说我要干件大事！

其实，想着“要干件大事”的时候，我已经在谋划筹建“茂昭书院”的事情了。我农村的住所，是一栋一楼一底的单家独院。李茂昭是清代我们村唯一的文化人。于是，我以李茂昭之名，作书院的院名。我把平时一点小的积攒掏出来，把小院内外梳理了一下，小院成了漂漂亮亮的“小家碧玉”。

如果把一本书比作一个智慧之人的话，一万册图书就是一个师的精锐部队。一万册图书如何摆放，是很头疼的事。起初，我网购了几个书柜，迫不及待地把这些书列兵一般，整齐划一地摆放好，第二天一瞅，却发现书好像患了肥胖症，全把书架给压凹陷了。我四处求救，寻找解决方案。一位搞房屋装修的民间工匠给我出了个主意：用角钢做书架，保准站两个300斤大胖子都不会打闪。我听从之，买了角钢，下料、焊接、喷漆、镶板材。文友卓兮妹妹说，好丑哦。可我心里乐滋滋的，丑是丑，但是好扎实哦！

书院建起之初，来阅读的人并不多。究其原因，可能大门平时关着的，加之门口有一只中华田园犬，读者望而却步。于是我把大门卸下，把守大门的土狗牵到后院。在媒体朋友的帮助下，“茂昭书院”诞生的消息上了《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和《华西都市报》等主流媒体。徐康、蒋蓝、凸凹、牛放、许岚、江标武等不少作家、书画家给我赠送了他们的匠心之作，也给茂昭书院赠送了书法美术作品。各种文艺采风活动、文学作品品读活动接二连三，茂昭书院的氛围一下子就活络开来。

两年前，成都市青白江区文旅局的干部来到茂昭书院，我们清茶一杯，畅聊培育基层阅读达人，思想上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图书馆是全民阅读的牵头单位。听说我把自家房子腾出来做农村的阅读空间，青白江区的图书馆馆长唐峡表达了欲将“茂昭书院”作为区图书馆分馆的想法，问我是否愿意。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之前，区图书馆把卓兮的院子作为分馆的事，我早有所知。自然是十分感激。

就这样，一次两次，图书馆的图书流动配送车开进了茂昭书院。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林溪谷，又多了一分书香漫谷。

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如果说，水和空气是万物生存之源，当之无愧是人类文明之源，人的灵魂之源，人类社会、科技进步之源。谈乡村振兴，如果乡村的人跟阅读、跟求知形同陌路，乡村振兴是很难到达目标彼岸的。

去年10月，我的拙作《春志》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其间，承蒙成都市文化馆《成都故事》杂志主编、著名作家凌仕江先生，成都市青白江区作协，以及四川作家、青年文艺评论家徐良先生，先后在香城新都、成都国际铁路港为《春志》举办了分享会，撰写书评。

4月14日，青白江区图书馆又组织区作协、区朗诵艺术协会、教育系统在樱桃成熟时，把《春志》的阅读朗诵分享会安排到了满山樱桃红，四月春正浓的乡下。“耕读传家躬行久，诗书继世雅韵长。”

乡村阅读，是赋能乡村振兴的一种表达，也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表达。阅读延伸到基层末梢，既让农村群众腰包鼓起来，又让他们补足精神之钙。我所知道的是，最近这几年，区文旅部门、区图书馆一直在铆足劲儿，加强基层阅读空间的建设，培育农村阅读新的群体，在全区83个村（社区）建设标准化乡村书屋的同时，还对卓兮的院子、城市书房逸时书屋、凤凰岛、清江书店、几何书店、茂昭书院等基础条件好的社会阅读空间进行扶持和培育。实现了城市乡村的阅读全覆盖。

山川河流润万物，书若甘露浸梓乡。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街巷

小巷之忆

寻幽刘家巷

□赵平 / 文

始建于唐代，取意“大唐昌盛”的唐昌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建置史。尽管在喜欢美食的人们眼里，唐昌几乎就是一个美食小镇，然而，古称崇宁县的唐昌镇不仅有诸多美食，更有不少历史悠久、古风尚存的小巷，如卖卜巷、文昌宫巷、刘家巷、大椿巷……

那首歌这样唱道，“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其实，到唐昌的小巷里走一走也是极有味道的，那些古韵流布、狭长幽深的小巷，总能让人不由自主沉浸到过往的岁月，激起浓烈的思古幽情，仿佛时光正在慢慢倒流……

走在唐昌镇上长长的北正街，天空略微有些阴沉，前后看不到几个行人。往刘家巷而去的这一路上，竟让我莫名生出了几丝时空穿越的感觉。

拐进一旁的街口，浓荫密布的榕树下是一道青砖外墙，外墙中央圆形拱门两侧书有一副对联：“巷陌依稀崇宁古韵，人文荟萃逸圣遗风。”横批写着“曲径通幽”。看来，这里就是刘家巷的入口了。

这是一条两三百米长的小巷，一律的青砖黑瓦平房，房子屋檐规整伸展出来，每隔数米悬挂着多棱形状的红灯笼，上书工整的楷体“刘家巷”三字，青砖墙体斑驳发灰，衬着通红的灯笼，一缕古朴悠远的情愫油然而生。

既为千年古镇，唐昌的文化积淀自是厚重。北宋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在著名的庆历兴学运动以后，仅8万多人的唐昌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修建了祭孔的文庙，尊经重儒的庙学开始兴起，一时文风鼎盛，文脉源远流长。

在巷口一处石刻铭牌上，我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刘家巷是以姓氏命名的一条古街巷，始建于清康熙乾隆年间，由湖广填四川移民陆续建成。刘氏祖籍江西，迁徙定居于此，兴办私塾教育，其九世祖刘洪荣为名塾师，造士育才无数。清末名臣张之洞曾赠‘大夫第’匾，以示褒奖。”

原来如此。回溯到两三百年前，这条刘家巷当是书声琅琅、墨香幽幽、诗意浓浓。

我在小巷里走了几个来回。看得出来，今天的刘家巷显然经过了一定范围的修缮打造。每户人家的木质窗棂统一的朱红偏褐色双开样式，显得沉肃幽静，窗下外墙上嵌着四方灰边字画，间隔着是古诗绝句或花鸟小品，这又很显古朴和谐。配着屋檐下一长串红灯笼，更让小巷透着浓郁的古风雅韵，而墙脚处向上蔓生的片片青苔，也让我悟出几分“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意境。

虽不见小巷中有人来往，几家住户门前随意放置的六七把小竹椅，却很有虚位待客的意思。竹椅已经被岁月风雨浸润得泛黄发亮，几只椅腿还绑着用以加固的绳子。想来，每当风和日丽或茶余饭后，小巷里的人们一定会聚在这里，天南海北，谈天说地。

我在一把靠背竹椅上坐下，那竹椅发出一阵“吱吱”的响声，像是有意要同我讲话。环顾左右，仍是没有行人过往，却发现巷子中段还套着一个小院子，那就进去看看。

经过一截光线暗淡的通道，眼前豁然开朗。不大的天井里散布生长着茂密的青草，绿幽幽尽显出春色的蓬勃。几间小屋低矮简陋，墙面上水渍斑斑，像是这房子的年轮。屋顶上的黑瓦错落有致，鱼鳞一般排列齐整。这就是几十年前随处可见的那种老式民居。在院子的角落里，还矗立着一棵高大粗壮的罗汉松，虬枝盘曲，蜿蜒茂盛，它应该是当下这巷子里年龄最大的原住民了。

从小院外走进一位六十多岁、身着红色碎花夹袄的大婶。大概这里常会有像我这样喜欢怀旧的游人，见到不速之客，大婶并不感到惊讶，反倒是我主动打招呼，同她聊起这小院的旧事来。

正如巷口那面铭牌上记录的，刘家巷是因兴办私塾教育而兴盛，从清代康熙乾隆年间算起，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一条历史悠久的小巷，本身也就是一段沧桑的历史，性情爽快的大婶说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刘家巷，听得出她对这条老巷子的浓厚情感。

指着院子里那棵罗汉松，我问大婶，这棵松树是一直就栽种在这里的吗？大婶笑了起来，大概觉得我的问话太过幼稚，她说，几十年前做新娘子刚嫁到这里来的时候，这棵罗汉松就在院子里不知道已经生长了多少年，一转眼，现在又过去了几十年，这条小巷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她也成老太太了。我也笑了起来，心里想，是的，这棵罗汉松就是刘家巷变迁的见证啊。

我又回到巷子里那把竹椅上坐下来。天上的阴云已经悄然飘去，天空比起之前亮堂了许多，巷口吹过来一阵阵清风，屋檐下的红灯笼像古老座钟的钟摆，有节奏地轻轻晃动着。

今天的刘家巷如此幽静，它当然不可能重现往日的胜景了，不过，静静坐在这里，任由思绪缓缓流淌，我仍然能从眼前这条古老的小巷，体会出唐昌古镇千百年的悠远古韵、曾经的历史烟云。

巷子里开始有人走动，几户人家屋里出来了相互熟识的邻居，三三两两坐到我身边的竹椅上聊天。巷口那端，走来一群穿着时尚靓丽的年轻女子，人人脸上挂着灿然的笑意，隔着老远都能听到她们欢快的笑声。

远远地，她们向我走来，逐渐走近的她们，在我眼里却慢慢化作了一队深蓝上衣、黑色中裙、圆口布鞋、手提书袋的学生形象，平静的小巷里也似乎传出来一阵阵琅琅诵读声……

这情景像一帧定格的电影镜头，小巷中的一切都凝固了，让我一时有些分不清这是虚幻的过往，还是真实的当下。

行踪

春游马坝河

□黄晨旭

马坝河，我并不陌生。同家乡的许多风物与地标一样，都是我有过交集的故旧。更因为它在陈酿一般的鱼凫传说里有着重要的分量，因此，那些一湾一道似乎都添了厚重的纯朴。

我时常思恋这田园的风光和田园里的人。2024年新春佳节，约了几位小学同窗，又沿着马坝河畔赏游了和林、鱼凫等几个村落。成都平原上，像江安河、清水河、杨柳河这些较大的河流都从历史远古流了下来。略小一些的河流，都在河渠改造中消失了。温江北陲的马坝河、桤木河是其中的侥幸者，虽然有一些变化，但是河道和它们的线路都和古老的传说相差无几。

我们从和林村的叶家院子、小周家院子一带漫步走上马坝河的沿河绿道。叶家院子一带早已打造成网红打卡景点，整齐的水泥小径取代了黑土阡陌。广袤的大田里，种满了蒜苗，田塍上的空隙夹杂着红油菜薹、豌豆尖。适逢冬日，马坝河水浅浅的，河坎上的芥菜头舒展开来，只有一缕潺潺之水在穿行。我和住在小周家院子的一位旧同窗沿河前行，说着植物的名称和马坝河的往昔。

河畔的人家，离河近的，掩映在慈竹林里。腊梅开过，红梅和玉兰紧接了班次。透过花朵织就的窗棂，可以看到农家的春联、腊肉以及倒挂在竹竿子上的待凌的萝卜或芥菜头。离河远的人家，远远眺去，像是葱郁中的镶嵌画。他们的屋子，总在斜上方，依偎着那些参天或者与阳台齐眉的暖色调的苦楝子、梧桐；总在庭院的肺腑里，点缀常绿的柑橘树或是芳香馥郁的黄桷兰；周围还是斑斓，红褐色的是红油菜薹，这是好猜的。至于绿色的，深的或浅的，高的或低的，当季的青油菜、白菜秧儿、豌豆尖、冬寒菜、抱子芥、莴苣，我也只能根据眼前人家所种的蔬菜臆断了。这样的画卷，无论是比例还是色彩，都值得在驻足的同时艳羡，它们都是这拥有4000年古蜀历史的泥土上荡气回肠的新生。

我时不时会打量田埂下的小溪。有水流淙淙而过的地方，它们告诉我，这是在给蒜田淹水。涸的地方，趁此一季，也能在凹处收获不少的白萝卜和野生蒿草。一对父子在河里捉龙虾和泥鳅，我们打量了片刻后，父亲在儿子的欢呼声里刨出了河泥里一只掌心大的螃蟹……有付出就有收获，真像马坝河给我们开的玩笑。父亲一边叫儿子不要下河来，一边专心翻择河泥。儿子看着父亲的动作，就算是愉快地玩耍了。回想我们每个人幼年的记忆，都是像这样隽永地留下。

逆河而上，夹岸的玉兰苞儿就更盛了。河里交横的藻荇嫩绿起来，杉树叶子于它们变绿的同时飘落下来，在绿波里依偎着藻荇也就休憩了。阳光暖熏熏地铺满小蹊，惹得我们的微笑也开得更盛。《小窗幽记》里所云的“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在这一刻，被马坝河的春晖解读开来，与我们的情思水乳交融。

“春波涨绿春日晴，柳下扣门嵇喜迎。”马坝河畔的春，新筑的小桥、庭院、绿道，我们能感受到一份与以往不同、与时代俱进的独特审美气质，它给家乡的农村带来了一份和谐、创新与生态的活力，像马坝河的春波一样涟涟。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美术编辑：钟辉